



抗战老兵冯大聚： 身经百战，把守黄河渡口

(下篇)

本报记者 王春霞

在襄城县打了个漂亮仗之后，冯大聚被调往尉氏县国民兵团任第一中队中队长，相当于上尉连长。

当时开封已沦陷，尉氏县成了国防第一线，他们负责守卫黄河，把守以芦馆为主的大小6个渡口。芦馆渡口距离开封40多公里，距朱仙镇只有20多公里。日军的轰炸机有时一天向国军防区轰炸多次，冯大聚和战士们一二十天不能脱衣睡觉。后来，一支高炮部队被调来后，日军稍稍“消停”下来。

在把守渡口期间，冯大聚经历了尉氏县城的两次沦陷，包括对日守城作战和两次从日军手中夺回的攻城大战。平时大小战事无数，日军常来骚扰。国军也常派小分队进入敌占区搜集情报和骚扰。

冯大聚带兵在黄河渡口驻守了将近4年，直至日军投降。

装死日本兵让他险送命

“这里是国防渡口，老百姓不能过，是我国部队的国防通道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巡逻的时候，日军也在对面巡逻，经常发生遭遇战。大小仗不计其数，有时一天能碰上日军几回，碰上就开火。”身经百战的老人至今回忆当年仍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大仗好打，小仗难缠。碰上了双方没啥准备，立即找地方掩护开打，没有掩体就趴在地上，常常双方均有伤亡。”

黄河洪水漫过之后，河滩里出现不少大水坑。

一次，冯大聚带队在朱仙镇南一个地方巡逻。行至一个大水坑附近，他看到对面有股部队，拿望远镜一看是日军，就命令战士卧倒，隐蔽在坑边的庄稼地里向敌人射击。由于对方暴露在开阔地带，遭到突然袭击，死了不少人。日军指挥官一怒之下，命令二三十人向这边攻打过来。

“打近的，不打远的。”冯大聚边指挥边打，近处的日军倒下了一片，剩下五六个看势头不对，往北逃窜。战士们欲乘胜追击，冯大聚命令战士别追了，清理战场，立即转移。

这场仗打死了几十名日本兵，我方也死了六七个战士。

清理战场时，有一名日本兵身下压着一杆枪，冯大聚上前弯腰抽枪，没想到危险在逼近。

一名受伤的日本兵躺在地上装死，趁他不注意，拿起一把长枪，使劲往他头部砸了过来。“连长，小心！”勤务兵瞥见后一声惊呼。冯大聚急忙一偏头，枪柄砸在他的肩颈部。

他忍着剧痛，扑上去打掉日本兵手里的长枪，抬起手枪，“叭叭叭”连发几枪，日本兵倒地而亡。

这时，日军的增援部队到了，冯大聚指挥战士撤退到东面一个水沟内躲避，我方炮兵部队听到枪声，也赶来支援。双方打了一阵才撤了。忆起当时的情景，老人呵呵一笑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要不是勤务兵，我那次就送命了。”

如今，老人的肩颈部仍会时常疼痛，那是战争留在他身上的印记。



↑提起当年的抗战经历，年过九旬的冯大聚记忆犹新。

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

→冯大聚(学名冯聪民)一直保存着这个写有自己名字的胸章。

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



一脚踢死一个日本兵

冯大聚老人还向我们讲述了他遭遇的“最小一仗”。

一次，他带兵到一个村子里侦察敌情，战士们正在一户村民家中打水喝，突然看到村上不少妇女慌里慌张地往庄稼地里钻。

他命排长上前询问，排长回答说，日军有两三个散兵，正在村里作恶，不是抓鸡，就是强奸妇女。冯大聚说：“你带几个人去抓鬼子，要抓活的。”

日本兵穿的是草绿军装，冯大聚他们则穿灰军装。就在战士们去抓鬼子的时候，冯大聚走到一个胡同里，看到一个穿草绿军装的鬼子跑了过来，后面有战士在追，但被一辆过路的车给耽搁了。

看到鬼子从眼前逃窜过去，冯大聚不假思索抬腿就追。那个鬼子已跑了一阵，快跑不动了，冯大聚追上来伸手往前抓，抓了几次，没抓住，鬼子扭过头打他，他抓住对方的胳膊顺势往前一掀，鬼子头部着地，卡在路面

坚硬的车辙里。

看鬼子撅着屁股趴在地上，冯大聚即使使劲照鬼子屁股上踢了一脚，结果，鬼子一翻身倒在地上，四肢一伸不动了。

战士们追上来一看，鬼子嘴角流血已经死了。“连长，你踢住鬼子要害部位，一脚把他踢死了！”战士们哈哈大笑。

这名鬼子腰里有一把刺刀，口袋里掉出个日记本，里面夹着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。“这肯定是鬼子的女人吧。”战士们猜测。这时候，其他战士已经把另外两个鬼子也抓住了。他们把皮带套在鬼子的脖子上，往肩上一背，走上几步，鬼子就被勒死了。战士们称这叫“背死驴”。

这一仗虽然很小，但一脚踢死个日本兵，堪称奇迹，所以深深地印在了老人的脑海里。

冯大聚带兵在黄河渡口驻守了将近4年，直至日军投降。部队换防后，冯大聚升任少校团副，调至尉氏县。当年一个连长的工资是50元，但实发到手只有40元。

遭遇裁军 随部投诚

日军投降后，1946年，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裁军。冯大聚也在被裁之列。

打仗多年，冯大聚手头并无积蓄，身上没钱的他觉得无颜回家。于是，团长王田义为冯大聚写了一封信，让他带信到周口投靠自己的老同学。

于是他来到周口，见到军区司令刘照麟，把信递了上去。刘照麟说：“你来我很欢迎，但你已是团副，我这里只剩补充团了，就安排你到补充团做个连长吧。”

补充团后来归入55军，他任二连连长，部队开往安徽怀远县。当时对于裁军的问题，很多人想不通，不满情绪高涨：“为啥抗战八年，打赢了日本，我们却要裁掉？”

在怀远县两三个月的光景，有消息称这个团也可能被裁掉，战士们一时人心惶惶。团长刘永明秘密召集9个连长开会，表示要向八路军投诚，不愿意干的发路费可以回家，结果9个连长全部同意投诚起义。

两天后，李先念的部队派人联络，补充团集合队伍。大家都把帽徽、肩章摘掉，拿出去掩埋了。就这样他们改旗易帜成了共产党的部队。随后，八路军派来了团政委，又给各连派了指导员。

由于八路军正处于整合时期，部队的番号暂时没有定下来，他们团就叫独立团。老人至今还记得，他的连队指导员叫张国新。

投奔八路军之后，冯大聚随部队前往偏僻山区，每天休整训练，参加政治学习，学习八路军的军事纪律。不久，他的疟疾病发作了，痛得下不了床。团长得知情况后，发给他300元钱，让勤务兵陪他找地方救治。

勤务兵名叫马长路，周口人。勤务兵用独轮车推着他，走了几十里地，才找到一个中医。

医生让他住下治疗，七八天后，他的病情减轻，返回部队驻地时，孰料部队已经转移，不知去向。

两人一路打听一路追赶，但因部队番号不清楚，未能找到。钱已经花完了，两人无奈只好各回各家。

冯大聚回到郟县时，已是1947年的农历三月。他的戎马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。

解放后，冯大聚参加土改，做过生产队会计、食堂管理员等工作，文革中他被错划为“历史反革命”，1979年获得平反昭雪。

如今，老人子孙满堂，子贤孙孝，晚年生活幸福。更为难得的是，老人耳朵不聋，记忆力超强，说起话来底气十足。

老人有个特点，就是爱抽烟，他时常在烟盒纸上写下感想“随笔”，有时也写一些“抗战回忆”，他寄语青少年朋友：“要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，奋勇抗战的历史，发扬爱国精神，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，更繁荣！”